



◆ 刘 君

## 书也需要断舍离

今年的雨水真多。当雨像一道帘子把我留在天一阁内,时光竟有了木心《从前慢》里的那种味道。

雨不急不缓地敲打着屋檐,宁波的天一阁仿佛还是几百年前的那个天一阁,亭台楼榭之间,夹藏着一方池塘,临池那些嶙峋的假山成群结队。隐于枝叶间的危楼,似苍鹰般停在高空。“藏书之富,甲于天下”,范家的这座私人藏书楼,曾藏书七万卷,浓缩了多少文气、才气、智慧之气。

文化学者余秋雨说过:“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然而历史上,能叩开天一阁大门者寥寥无几。

直到1673年,铜锁才一具具打开,黄宗羲先生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严苛,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

据传清朝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嫁到范家,为的就是能登上天一阁读点书。但苛刻的家法、森严的门户,绝不会在她的渴望与忧郁面前妥协……她最终未能登上那座庄严而又神秘的楼阁,只能将自己的幽香与怅惘,带入天一阁旁那一抔微润的黄土里。

隔着玻璃展柜,我只能想象书吞香四溢,即使是翻版,在这里也不能随意翻阅,“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局促之中,是天一阁的肃穆与矜持。

藏书的意义何在?纵然范家人担心开放门户会造成古籍的流失,可殊不知,闭锁只是为了更好地开放,书让更多的人读到才有意义。

那些古老的书籍,仿佛也沾染了雨的气息,盘桓间,居然有小小的庆幸在我心里闪过,好吧,姑且不说看书受限,那些浩如烟海的典籍真的扑面而来时,谁又能消受得起?

阅读是件冒险的事。因为,当你深入文字的丛林后,并不知道前方会有怎样的不期而遇,好人、坏人、卑劣者、高尚者、英雄、胆小鬼……他们从无形中来,却借你的身体存活下来,从此,你的身心有了这样那样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印迹。

文字间还潜藏着各种情绪,有的让你心有戚戚,唏嘘不已;有的让你忍俊不禁,啼笑皆非;还有的让你喜出望外,多云转晴。

读书自不必贪多求全,内化个人精神价值的书籍,才是好书。天一阁就如同那块通灵宝玉,“岂能人人都有?”虽不能有,心向往之。正如博尔赫斯所写:“读书人理想的图书馆,正如一座巴别塔,是永恒和完美的神的产物,而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理想的图书馆不是炫耀家里的书多,而是那些书是对个人成长有帮助的书。

虽然总有人说,走了这么多路,读了这么多书,还是活不明白。也有人说,读了这么多书,又有什么用呢。这种把读书当成饲料的读法,营养也只能是饲料层次的。所以,并不是说,这边读完一本书,那边就马上会有对应的产出。

书的营养在于心领会。读书真正改变的,是一个人的气韵。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对话,和作者的对话。真正有思想的智者,他们给出的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密码”。如果能心领神会,那么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智者,拿到理解世界的“密码”。

文学名著,能够加深我们对生活、对人性的理解;心理学著作,让我们在面对心理问题时,比如抑郁、焦虑时,能有正确的应对,知道如何适当地自我调整;懂一点经济学,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起码会明白社会与个人的成本与收益的核算问题;读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丁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书,任何思想,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和表达。如果做不到,那就是没理解透彻。所以,是不是简洁,也是鉴别一本书值不值得读,书中作者值不值得交谈一番的重要条件。

有些书,只看看封面,看看目录,就可以不用看了。还有的小书,如果打开正文,看了30分钟还没发现这个人手里有什么“密码”的迹象,也可以不用看了。

吃东西我们都要吃有营养的,这样才会对身体有好处。读书也如同吃饭,每种书籍都有不同的热量,保持多读高蛋白类、高价值的书籍,主食类随时补充,蔬菜类经常翻翻。最需要警惕的是水果类书籍,为高兴买单的事,少做。

望着雨滴沿着屋檐缓缓滑落,我在心里自说自话:在买书光荣、读书光荣的自我暗示和自我感动下,这么多年,有没有做过一些贪多、求全、低效之事?为藏书而买书,视书籍如古董,斤斤于片纸寸楮之得失,而忘却其先前所以要收藏的目的了。

“女人的衣橱里永远缺一件衣服。”无论你买多少衣服回来,逢出门或换季的时候,总感觉少了一件最适合的。妹妹的办法是断舍离,书也需要断舍离,是断掉自己那些不切实际的贪欲。真正内化的知识,才是精神财富,只读心头好,形同与知己聊天、散步、旅行。

跨出雨帘,天一阁外,车水马龙,从前藏书是一场绵延数百年的苦役,如今,我要给自己的藏书减肥,这个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化”,你的身边又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的突袭——锻造孤独强悍的生命。

岁月虽无言,时光流转下,“太阳树”文学社成员都有了各自的生命轨迹。好久不见王挺,约出来吃饭,他手里的相机还在,摄影思想发生了变化,不再从取景器里用脑子选取画面,而是抛弃理性的干预,自然地拍摄,也就是他所主张的:“去艺术、去影像、去技巧、去作品,老老实实地记录生活本来的样子。”所以,他无论在哪里,走在路上,坐在车里,待在屋内,快门“咔嚓咔嚓”像机枪一样扫射不停,他再从中选出有价值的照片。我看过一些他这一时期的照片,仍多是黑白,的确很有观念性的改变,人物形态、环境信息和构图都展现出人类社会的原生性。近年来,他时而微信发我一些从巨量库存中钩沉出的画面中有我的照片,看着照片感慨连连:“我还如此年轻过,这是什么时候,是在哪里抓拍的……”极速回放,用力回想才能锁定,那是20多岁的我在书店,那是30岁的我在群艺馆……

王挺已是从心所欲之年,他将自己大半生在中国大地行走拍摄的几乎所有作品梳理精选了一番,陆续编辑成《记录中国系列影集》。这是一个浩大工程,敢于如此构想,并能付诸行动完成得如其所愿,这就是王挺。这本影集是从《青岛·2005——2008城市档案》《青岛·2015今天没有异常》《长沙2016》《潮州·汕头2019》《贵阳2016》《青岛·1985—95【会选本】》《漠河·齐齐哈尔2016》《重庆2016》《长春2016》《怒江大峡谷初探+腾冲2005》《青岛·1985—95【补选本】》(上、下)中精选出的精品集。这部影集有时间的长度,更有空间的跨度,入选的作品凭借一瞬的捕捉极具代表性地呈现出中国文化在各个年代、地域的显像,有内心骚动不安的广场交谊舞,万花筒般的集体婚礼,五花八门的商业街,彩陶斑斓的鸳鸯、裸体女神和大小形态不一的各路神仙摆放在一起的自由集市……还有我感兴趣的重庆、腾冲、怒江、漠河等各地风物的影像。

王挺自投身摄影迄今,拍摄的照片体量估计得以百万张计吧,从如此浩瀚的照片里一帧帧编选集集成一部摄影集,需要怎样的热忱与理想以支撑?需要投入多少时间精力体力去挖掘这宝藏?又是难以想象!由衷钦佩这位视摄影如生命的老朋友。

集了部分旅行所需的钱物。记得当时20多岁的我囊中羞涩,仅有能力资助了几个富士胶卷。王挺出发时,我去青岛火车站送行,一张在月台上的彩色合影至今还在我的影集里,每次翻看都觉得历久弥珍。照片上七八个人,有他的朋友和学生,都是男性。那是夏日的一天,我注意到自己凉鞋透出的很有年代感的深色尼龙丝袜;还有王挺抱在怀里的女儿和为我们拍照的嫂子——这两位将要想念爸爸和牵挂丈夫数月的女性。虽然照片上每个人的面容或平静或盈有笑意,但回想起来那场面其实颇有些壮怀激烈,我的内心定然掠过征程未知的茫然和离别的伤感。

他在西藏期间给我寄来了一张印有西藏布达拉宫的明信片,黑色钢笔水写着以示纪念的简短文字。归来后,他还送我一张拍摄的西藏绿色高原上雨后彩虹的照片,并在衬裙的白色卡纸上写着感谢资助的一段话,也是他所习惯的黑色钢笔水墨迹。这张照片一直倚放在书橱的一排书脊上。

我完整地欣赏到王挺此行的摄影佳作是他在栈桥回澜阁举办的个人首次西藏行摄影展上,开幕式那天云集了不少摄影界、美术界的熟悉面孔,人头攒动间大幅彩照和窗外粼粼海面交替闪过。我对西藏的天空、雪山、高原、藏人那纯净饱和又艳丽耀目的色彩印象就是在那时深深种植。摄影展呈现了近百幅摄影作品,而他在西藏拍摄的照片数以千计。

王挺给我讲述过西藏之行的许多亲历,其中记忆深刻的是他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山上遭遇了伴随着暴风雨骤的雷电天气,闪电的丝线和强光就在他的头顶,巨大的雷声震动着鼓膜,他趴在地上躲避,把自行车覆于身上。他说当时想到了死,以为自己要葬身于此……

10年前,我终于来到西藏。当我也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坡上喘吁吁缓慢走时,我想象过王挺多年前的处境,结论是难以想象。我们是几个朋友一起开车抵达不同高度的青藏高原,目之所及有穿梭不息的车辆和旅人,还有虽无形却强大的电信网络傍身,即便出现突发状况,有条件求助,有人可相助。那时的王挺孤身于四野,没有通讯,没有同伴,将是怎样的无援无助!我们是欣赏地旅行,放飞生命的自由。王挺是挑战生命的极限,承受着烈日骄阳的炙烤、暴雨雷电



◆ 温 言

## 台阶，垒出城市的诗歌

山与海,给青岛勾勒出多种形状,当一片片缓坡变成建筑后,台阶就是缓冲落差最好的选择。那么,青岛城区有多少台阶?目前没有统计。无论是老城区,还是新建的小区,用大大小小的台阶“找平”是这座城市的特色。老城区的台阶躲在街巷中,随着时间的推进,变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景,不仅仅见证着城市的进程,也垒出了一行行诗歌。

“青岛的特色之一,是在她的市区高低不平,树木的青葱。都市的美观,若一味平直,只以颜色与摩天的高阁来调和,是不能够引人入胜的;而青岛的地面,却尽是一座座的小山,到处可以看见海,到处都是很适宜的住宅区”,郁达夫在《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中说。

山势,给台阶创造了机会。老城区内,包括观象山、观海山、信号山、伏龙山、青岛山等,让城市错落有致,疏密有间。这些台阶,是必不可少之的框架,道路无法抵达的院落,由一层层台阶出面,迎接居民回家。

莱阳路28号斜对面,有一条宽敞的台阶路,连通莱阳路与金口一路,14级台阶,隔开了繁杂,将脚步带入了烟火的宁静。墙面上,镌刻着周杰伦的《彩虹》,1分04秒,那句“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的歌词,仿佛顺着悠扬的旋律飘荡到耳边,“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

时间,在台阶上流淌了90多载春秋,随着上世纪30年代金口一路的出现,台阶也就逐渐成形。登到台阶的顶端,俯瞰红瓦绿树,空气中弥漫着大海的味道。

1935年冬天,一个年轻人来到“静悄悄”的青岛,居住在莱阳路28号,留下了三楼那扇著名的“卞之琳的小窗”。入夜,透过小窗看小青岛灯塔闪烁的红光,眺望延伸在小巷里的台阶,宁静而悠长,这些都“给人以诗的遐想”。于是卞之琳吟诵出那首脍炙人口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金口一路与莱阳路,犹如小鱼山下镶满珍珠的项链,串起了写满往事的时光。

其实,在青岛,这样的台阶路有很多很多,它们布满老城

◆ 高建刚

# 记录中国的摄影师

我与王挺兄的友情已三十余载。初识时,他正值风华,一头微卷的长发,蓄着浓黑的络腮胡,引人瞩目。照相机永远把持在手中,泛着乌光的镜头总在追寻着什么。这幅形象一直持续至今,只是胡子全然已白,头发也所剩无几,一派仙风道骨。手里的照相机自然也由胶片换成了数码。那时,照相机使用的彩色胶卷诸如柯达、富士、柯尼卡,近20元钱一个,能拍36张,快门每次按下去的声音像皮鞋踩在雪地上,更像点钞机划过一张张钞票。王挺的照相机快门总是高频率地按响,颇有烧钱的态势。当然,他也“挥霍”得张弛有度——多多使用便宜的黑白胶卷。黑白胶卷不仅维持了支出的平衡,还可在家中黑夜打造的天然暗房,自行冲洗胶卷、放大照片,控制显影、定影艺术效果,乐在其中。伴随着快门声,除了入眼的风景,他身边的人,包括我,不知不觉中曾多次进入他的镜头,留存了珍贵的黑白影相。

那时,我们常去他在江西路的家里,以“太阳树”文学社活动的名号聚会。起初每周聚一次,每次要带上自己的作品,小说、散文、诗歌文体不拘,意在交流。文学社的固定成员还有李建文、刘大春、王东伟和华玉德,王挺每次都有新作展示,多是诗歌。记得有一篇长文,印象中文学路数还是很扎实的。我也按时交出自我沉醉的诗歌,偶尔有篇小说,其他几位好友同样纷纷各显其能。聚会当然少不了喝啤酒、吃饭,这多是王挺的妻子张罗操持。王挺长我7岁,我习惯称他妻子为“嫂子”,嫂子鼎力支持王挺的摄影事业和文学爱好,摄影的“烧钱”与嫂子的纵容笃定脱不了干系。嫂子忙活出一桌饭菜,便去陪伴六七岁的女儿,将时间空间留给我们。我们的聚会异常吵闹,既有关乎文学的话题,还有围着饭桌做的各种游戏,“我的火车哪里开……”卡壳在谁那里,谁就得喝酒。几位朋友都中气十足,李建文是播音员的声音,王挺是开怀大笑强爆发力的嗓门,王东伟和刘大春是能量足得无处释放的大汉,喊声笑声共振时,似乎整个房间都在震颤。房间临街又开着窗,不知多少声音涌去了窗外又强迫了多少人共享。

上世纪80年代末,王挺筹划进行一次青藏川骑行。他是国内较早一批骑行或徒步的青藏川探险者。他把自行车托运至西宁,从西宁出发走青藏线进入西藏。出发前,他募

◆ 李光全

## 姥姥

时间仿佛从未走远,思念常在心中盘亘。顺着思念的藤蔓,关于姥姥的回忆会悄然如梦。在梦里,仿佛一切都触手可及,一伸手却又烟消云散。于是,起身,去阳台小站。

倚在窗前,望着如水月光下空无一人的小道,我无尽地思念起了姥姥。和母亲去姥姥家时,通常当天往返。只有一次,因姥姥家有事,我和母亲便住了下来。那一晚的月亮皎洁如雪,远望去,茫茫的田地仿佛有一层淡淡的薄雾,夜又多了层神秘。夏夜如水,蚊子声特别明显。年少的我,烦躁地坐起驱赶蚊子。姥姥看到后,便坐到我旁边,轻摇着蒲扇,不仅驱走了蚊子,也驱走了夏日的炎热。我又朦朦胧胧安然睡去,并不知道,那天晚上姥姥什么时候才放心睡去,留在童年里的只有淡淡的香甜。

姥姥的房子旁有个很大的场地,收获时节常铺满了麦子。我曾在铺满麦子的场地上,光着膀子,帮姥姥收拾麦粒。那是忙碌的季节,也是姥姥开心的日子。看着一袋一袋装满麦粒的袋子,姥姥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满足的光芒。虽然很忙,但姥姥还是会提前煮好绿豆冰糖水。那种甜美,是此后再没有过的味蕾记忆。有时我们会遇到卖冰棒的游商,姥姥便打开手帕,小心翼翼地 from 里面取出钱,给我们买冰棒。然后,她就静静地看着我们。脸上的笑和身后天上的晚霞,组合起了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的美好。

姥姥家门前的有条小河。河水清澈,荷花甚美。当花谢了,一片翠绿中便长出很多莲蓬,姥姥就会摘了给我们吃。至今想来,那莲子的清香还仿佛在口中萦绕。待莲蓬退去,很快就到了挖莲藕的季节。此时河流中的水变得少了很多,我便与大人们一起下水摸莲藕。辛勤劳作后,饭桌上便多了很多菜,姥姥做了凉拌藕片,炸了藕条、藕盒,那是收获的味道。

工作之后,我回老家的次数少了,去姥姥家的次数也少了。最后一次见姥姥,是我女儿三岁时回家补办生日宴。那天,舅舅开着车拉着姥姥去的,吃晚饭她要回家时,一句“全哪”,瞬间把我的思绪拉回了小的时候,那是一句姥姥常常唤我回家时的叫法。那时只觉得时间过得真快,曾经无所不能的姥姥真的老了,但是她那慈祥的笑容依然没有变,对我的爱也依然没有变。如今,姥姥去了,我再回到曾经姥姥住的老房子,老房子已没了踪影,曾经的池塘已平,打粮的场地也早种上了庄稼,房后的菜园也没了踪迹,离开的姥姥也一去不返了。

◆ 臧 棣

## 秋雨深处的道路

刚从酷热的南方返回,所以,我不太可能弄错这秋分时节 的阵雨从大地表面冲洗掉的东西会不会加速世界的本来面目对你的显现——甚至神秘的思念或固执的渴求,也不足以和这样的显现相提并论;诗歌的王国盛大,但不足以比得上你是我的血,我的半神;而且我不会羞愧,我今后要走的,全部的道路都源于你的赐予。不会有任何例外。迹象也好,征兆也罢,比如,道路弯转时反射出的微光,仿佛不是来自积水的映照,而是某种古老的生物正慢慢扭动它湿淋淋的脊背——而这只会加速我的一个确认:同样的动静,尤其是,几乎分毫 不差的,同样的雨量,会一直延伸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那里,以同样的规模,重复着同样的冲刷,直到我独自走过的西山脚下的小路,在外面,在孤独的雨水中,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它的起点。